

书人
书事

记青年何为

◎祝淳翔

6月10日下午,散文家何为的两位哲嗣何亮亮、何堂堂,以及堂堂夫人、公子来上海图书馆捐献其父祖的日记手稿,在贵宾厅举办交接仪式,我因事先收到周德明前副馆长的通知,故有幸躬逢其盛。

会上,周馆长致开场白,他饱含深情地讲起年轻时读何为的代表作《第二次考试》时感受到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这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侧身小声与何亮亮先生讨论,说那篇散文确实写得好,谋篇布局精巧,人物性格鲜明,故事留有悬念,感觉是用小说笔法写的。仪式结束时,我还将近来的一己心得与之分享,即何为先生在1947年9月、10月曾短暂地为一家名为群报的小报供稿,笔名王裔,专栏名为“花鸟鱼虫”。

此事缘起于《新民晚报》老报人吴承惠的回忆文章《君维周年祭》,文中提及,“君维用‘枚屋’的笔名写的专栏叫‘无痕集’,乐山是‘犬儒集’,我用陈惠的笔名写‘缀锦集’,何为的专栏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拜《全国报刊索引》小报数据库所赐,很快得以核实,当时李君维以白香树笔名写“无痕集”,董乐山的笔名为梅雅(与麦耶谐音),至于吴先生记不起来的何为先生的专栏,利用浏览原报的方式,发现王裔所撰短文《本报三同文》,篇首写道:“本报同文我一共只认识三位。梅雅先生、白香树先生和在下王裔占第二版中三个小方块,视版面为版图,久之忽觉若战国时代之割据局面,所不同者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利害之争耳。另外一位‘我的朋友’陈惠先生,缀其绣花之锦于本报第三版,他好像被放逐了一样,每每代为感到寂寞。”文末作者还声明,此稿绝非捧人,文章好坏应由读者评判。

2011年1月,何先生与世长辞,24日,吴承惠的悼文《怆然欲涕想何为》登载于《新民晚报》,文中提及何为“年轻时抽烟很厉害”,“也很喜欢喝咖啡”,“我们认识以后就常常在一起泡咖啡馆。经常又是冯亦代先生请客,在座的还有董乐山、李君维二兄,地点多在南京东路惠中饭店楼下那间装饰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厅内。”记性超强的吴先生甚至记得细节:“何为喝咖啡也有一套,他有时买两块里面装有白兰地的酒心巧克力,咬开后将白兰地倒在咖啡里,喝起来想必别有风味。”读至此,一位充满小资情调的青年作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最后,不妨来坐实“王裔”确为何先生所署。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过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丛书,其中“纪实文学集”《新生》书内收有何为的《“十里洋场”小景》,书后作者小传,翻至何为,若干笔名里就有王裔。

绿茶画名家书房·王稼句

1958年生,作家。



听槽小筑 王稼句的“听槽小筑”可谓是吴中历史人文宝库,整齐而有序,丰富而生动。这片书香宝地是每次来姑苏必到访之处,但匆匆来小坐,没能真实听到槽声。

书边
杂写

陈寅恪、卞玉京

◎苏姝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八载有一组七言绝句,而其诗题,集前的目录作“赠小李大十二首”,集内正文却为“秦淮水亭逢旧校书赋赠十二首”,题注“女道士净华”。丁传靖《甲乙之际宫闈录》认为“小李大即净华也”,“国变后为女道士,名净华,钱牧斋赠之诗”。然此“小李大”无考,或是“李小大”之倒,见于余怀《板桥杂记》、冒襄《同人集》,乃金陵教坊妓,为女道士之后号曰净持,而非净华。

至于“此旧校书女道士净华,果为何人”,陈寅恪谓“殊有为卞玉京之可能”,其以钱谦益诗其六“瘦沉风狂可奈何,情痴只较一身多。荒坟那有相思树,半死枯松伴女萝”,参校了吴伟业《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玉京道人……归于东中一诸侯,不得意,进柔柔奉之,乞身下发,依良医保御氏于吴中。保御者,年七十余,侯之宗人,筑别宫资给之良厚”,指出“此首前二句谓世人为净华风狂,如梅村及己身者甚多。‘荒坟’指东中诸侯。‘半死枯松’指保御。‘女萝’指净华也”。

“此假设非有确据,不过依时日地理及人事之关系,推测其可能而已”,但也并非孤说而无旁证。在康熙二十九年锦树堂刊本《众香词》(数集)“卞赛(卞玉京)”条下,附有钱谦益的《秦淮水阁逢卞玉京话旧有感》两首,实即《秦淮水亭逢旧校书赋赠十二首》其一“不裹官装不女冠”、其二“妆阁书楼失绛云楼”两首,明确以旧校书为卞玉京。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之内多次征引《众香词》(乐集、书集、数集),惟对此条却失诸眉睫了。

而卞玉京“后为女道士,自称玉京道人”,何以诗题小注又称之为“净华”?此或是钱谦益讳隐之辞。因其集内尚提到过另一女子“惠香”,陈寅恪谓“当即卞玉京”,“牧斋取惠香之假名以目之。斯固文士故作狡狴之常态,不足异也”,所谓“净华”云云,也当作如是观。

**楚辞·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张宏杰 著
天地出版社

本书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里的记载,以奇谲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的文明,以盛衰荣枯的历程揭示历史背后值得深思的兴亡规律,完整、系统地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历史写作的新视野[英]彼得·伯克主编 薛向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涵盖哪些领域?它与旧史学的关系与区别是什么?女性史、微观史、阅读史、视觉史、身体史、环境史等新兴研究方向经历哪些变迁?它们的背后逻辑以及优缺点又是什么?本书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旁征博引的方式,带我们走进新

史学的殿堂,领略当代史学的多彩魅力。

幻象[美]丹尼尔·布尔斯特廷著 符夏怡译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为20世纪流行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作者全面观察大众文化的转型和社会变化,系统回顾了公共意识从注重真实转向爱好虚假的过程,内容涉及新闻、选举、旅行、出版、电影、广告等多个领域。

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孙江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东西方知识的往还作为切入点,概观人种概念在18世纪欧洲的建构过程以及在19—20世纪中国和日本再生产的历史,呈现了人种概念蕴含的不同政治意涵,指出其在中国被解构的契机。

永远依恋的《绝色》

◎董斋

董桥晚近的写作,多以自己的收藏为素材。字画、文玩之外,主要是英文珍本书。有一册《绝色》,全书收录文章四十篇,均为“琐记旧买新买的英文图书小品”。每篇配上彩色书影,一文一图,甚是可观。董桥此前有一名篇,题曰《最后,迷的是装帧》;这一册“搜猎英文旧书的书”,庶几近之。其“后记”中写道:“我收藏的英文旧书没有什么惊喜的故事,也没有什么惊天的藏品。爱读杂书爱逛书

店是癖性,从来清楚我偏爱哪一类图书偏爱哪一类款装帧,从限定本签名本袖珍本一路集藏到初版绝版收藏版,那里头真皮装帧的老书和古典藏书票始终是我戒不掉也不想戒的深爱,真是 eternal infatuation!”

此书的中文名为《绝色》,用的是书中一篇“写藏书票也写旧书”的文章的标题;而它还有一个英文书名,便是 Eternal Infatuation。正如董桥所言,“我书房里那些漂亮的皮

书评
书话

装老书倒是我永远依恋的绝色”。

我曾在《书名的英译》一文中说:“钱锺书将《谈艺录》译作 Studies in Old Chinese Poetry (中国古诗研究),董桥将《绝色》译作 Eternal Infatuation (永远的迷恋),都是不得已的变通。”现在想起,不禁羞赧。前者大致不错;后者真是一时失察、妄下断言了。《绝色》的英文书名自有出处——“永远依恋的绝色”——董桥原本就有所提示。